

克拉克式的静默

□吴 岩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

有一个流传已久的传说，美国著名科幻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跟他的英国好友兼同行阿瑟·克拉克在纽约出租车上订立过攻守同盟，内容是克拉克必须在任何地方都赞扬阿西莫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普作家，而阿西莫夫则要四处赞扬克拉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幻作家！

这个故事常常被用来研究两位作家的豪迈和自信。但我看到的却是两位作家对荣誉头衔的分配。例如，即便阿西莫夫在科幻领域中名声卓著，但在克拉克面前，他还是要取科普作家的名衔而把科幻名家的桂冠让给对方。

克拉克的小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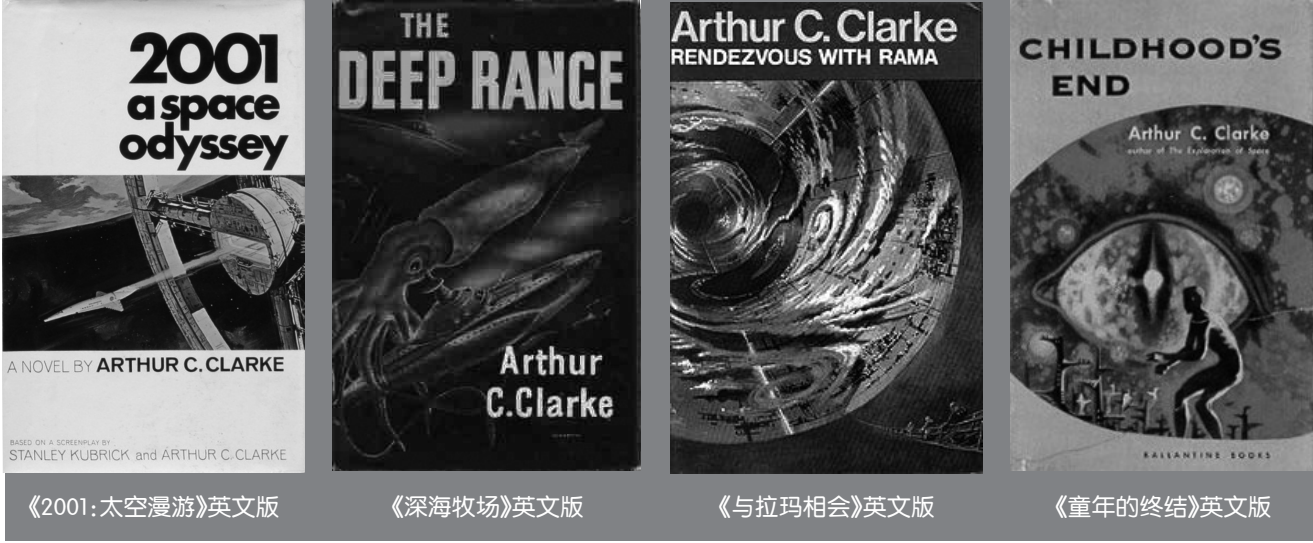
阿瑟·查尔斯·克拉克(Arthur C.Clarke)1917年12月16日出生于英格兰西部萨默塞特郡的海滨小城迈因赫德。克拉克的父亲是一名工程师，曾在英国皇家军队服役。克拉克将自己的童年描述成一段“奇异”的日子。这里的“奇异”，是一个美国科幻杂志的名字。正是在那些杂志上，他获得了童年的快乐。

克拉克的早期科幻小说基本上是短期未来的小预测和技术说明书。他对科学的热情十足，对“近未来”会发生些什么有很多话要说。他的文字是否影响了随后20年的太空科学技术发展，是可以讨论的。但至少，他于1945年在《无线电世界》杂志发表的《宇宙空间的中继》，第一次计算了卫星通讯的轨道和波长。一个预言家从此诞生。

对“近未来”推测的不满，导致了克拉克开始撰写“远未来”的科幻作品。他的小说《童年的终结》(1953)被认为是早期最重要的作品，小说中的场面看起来跟当代好莱坞电影中的外星人来袭没有两样。巨大的飞船覆盖了半个天空。跟好莱坞不同的是，这些外星人既不下来打打杀杀，也不偷取地球上的宝贵资源。“谁就那么静默地悬浮着。年复一年，等着人类自己洗心革面，抛弃童稚的行为方式。人类的童年于是在这种静默里终结。

《城市与群星》(1956)是克拉克另一部早期成功的作品。这一次，静默来自于城市的隔绝。克拉克在小说中一直存在一种跟逻辑思维 and 形象思维都不相同的科幻思维，有点跨界类的类比，也像某种比喻。城市跟群星之间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标题跟情节可能完全不同，但却构成某种张力。

克拉克的跨界类比，常常是他科幻构思成功的关键。这一点从他的小说《深海牧场》(1957)和《月海飞船》(1961)中能清晰地观察到。《深海牧场》写的是一个从太空回归地球并主管人类牧业业的官僚，受到爱护生命反对杀戮的佛教领袖的说服，最终改变了人类杀害鲸鱼获取食物的



《2001:太空漫游》英文版

《深海牧场》英文版

《与拉玛相会》英文版

《童年的终结》英文版

生活方式，转而仅仅食用鲸的奶来增加蛋白质。把地面牧场跟海洋中鱼类的养殖相互类比，使小说平添了一种壮丽。《月海飞船》是一部以月球表面的沙土作为海洋进行月面航海且发展起了独特旅游业的未来风景画。寂静的月球表面徜徉着几艘奇怪的飞船的神秘想象，随着外星旅游的逐步深入而引发人类的更多遐想。但是，突然，流体开始下降。一场月球跟地球联手拯救飞船的危机攻关随之展开。把月球尘土看成一种跟海水具有类似流体性质的想法，使这部科幻小说成为科幻史上以巧妙构思著称的杰出作品。

谈到跨界，我们不能忽视克拉克60年代末期给自己的电影小说《2001：太空漫游》(1969)所写的序言：“今天活着的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30个鬼魂……这是一个有趣的数字，因为在我们这一部分的宇宙——银河系里恰好约有一千亿颗恒星……因此，几乎可以肯定，在太空中可以为每一个人，连第一个猿人都包括在内，找到一个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大的天堂——或者说是地狱……”

雄浑感、壮丽感、神圣感、时间空间的连续感、人与自然之间的奇妙对应感，都被这句短短的话语展现出来。

为什么阿西莫夫要把科幻大师的桂冠让位给克拉克，是他预先看到了克拉克不但会是一个重要的科幻作家，还会是一个科幻电影的革新家吗？是他预感到未来会有一部称为《2001：太空漫游》的重要影片吗？

《2001：太空漫游》的成功，是编剧克拉克和导演库布里克完美合作的结果。而这种合作的基础，是将克拉克式形而上学和库布里克式形而上学进行完美结合。当科学的理性和克拉克式静默遇到宇宙的非理性和完美时空透视的时候，本来属于B级影片的科幻类型必定被升华到A级影片的区域。在缓慢的节奏中，精雕细刻的时空历史在人类和外太空神秘存在的交互作用中逐渐展开。人类成长了。从300万年前的蒙昧时代到21世纪的太空和电脑时代，人类通过智慧的导航逐渐拓展自己的空间，通过电脑、飞船、合成食物、远距离通讯设备，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舒适并踏上其他星球。但是，这种智慧的起源在哪里？航程的尽头又是什么？当克拉克式的静默和库布里克式的静默被重叠在一起时，那种静默便发出太空诗般的力量。

《2001：太空漫游》使克拉克走出科幻作家的小圈子，成为最有知识的电影编剧，更成为了大众敬仰的文化名人。

即便如此，他的兴趣仍然在创作科幻小说上。

《与拉玛相会》(1972)的主题是一个漫无目的却目的性极强的外星球物体闯入了太阳系，人类对这个长达50里的巨型圆筒采用了现代科技加上大航海时代的探测方法，但最终却无从得出结论。外星人匆匆而来又匆匆而去。与《2001：太空漫游》中巨大石板的行为一样，静默加上有目的的行动，构成了小说的主旨。

《天堂的喷泉》(1979)的主题是人类借助当代纳米技术、材料技术和工程科学的新进展设计了从地面表面通向人造卫星的天梯。当总工程师最终乘坐传输器离开喧嚣的地球到达他所设计的寂静的天梯顶端并看到宇宙美景时不幸被心肌梗塞夺取了生命。这一设计非常精巧。静默的死既是对宇宙博大的肯定，也是对人类自强不息的肯定。

克拉克科幻生涯的后期，主要是对早期作品进行续写。这一工作虽然也引发了巨大关注，但人们普遍感到，续集中原有的那种克拉克式形而上学正在变弱，而迎合市场的人物关系正在增加。对这一转变，极有可能来自克拉克的思想转变，也有可能是出版社和创作助手的作用使然。即便如此，克拉克的名声继续在扩大。他不但通过自己进行了概念设计现在已经投入使用的通讯卫星从斯里兰卡向好莱坞的奥斯卡颁奖典礼致辞，还收到了英国女王的爵士封号。克拉克死于2008年4月19日，享年91岁。

克拉克的思想

在许多人眼中，科幻文学是一种热热闹闹、在宇宙太空打打杀杀的文学。用这个看法观察许多作品可能是对的，但在克拉克这里却是错的。从童年开始，克拉克就更喜欢那些具有哲学气味的静默思考。克拉克后来回忆说，童年时代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奥拉夫·斯捷普尔顿(Olaf Stapledon)，最喜欢他的作品是《最初和最后的人》。恰恰是这位作家喜欢做长时段的历史性透视并由此形成一系列形而上学思考的特点给了克拉克莫大的影响。静默来源于哲思，这一点在克拉克的创作中具有清晰的展现。

克拉克式静默的第二个思想根源，是东方神秘主义。克拉克早年就对非西方的文化形式有着重要的感受。此后，他长期居住斯里兰卡。在东方国度的生活给了他更直观的接

天涯异草

洛尔伽，安达卢西亚的夜莺

□沈大力

我总说要去圣地亚哥，乘一辆黑篷四轮马车。

不知怎地，加西亚·洛尔伽这两句诗从青年时代起就不时在我脑际回荡。诗人后来终于去了古巴，表达对加勒比海黑奴的深切同情，可回到祖国西班牙竟惨遭佛朗哥之辈杀害。史载，他死在格拉纳达近郊，我到逝者所称的“吉卜赛城”格拉纳达时曾多方打听，无人知晓他的坟茔确切所在，只有叹息：“踏遍格市三十里，不知何处葬卿卿。”洛尔伽生时曾有诗云：“谁鹰啊，何处是我的葬身之地？”传说，他没有下黄泉，而在死时被两只雪鹰带上天空，变成了一颗星辰。

我的“太阳兄弟”埃玛努尔·罗布莱斯系西班牙血统，是最早发表关于洛尔伽专著的法国家作家。他于1949年在阿尔及利亚出版《加西亚·洛尔伽》一书，强调《吉卜赛谣曲》的作者“信仰正义与善良，兄弟般待人，赤胆忠心”。不幸，逝者的亲密“同志”萨尔瓦多·达利竟然为杀害他支持的独裁者佛朗哥高唱赞歌，公开发表声明支持希特勒，投入了一伙法西斯的怀抱。苍茫茫宇宙向来自来物以类聚，但人并非恒以群分。达利以其荒诞的“玄想绘画”，在超现实主义和立体派中弄潮，跻身“精神贵族”，跃进世界艺坛名流之列，而洛尔伽则坚持现实主义，强调“一定要反映现实”。他酷爱民间艺术传统，始终为故乡安达卢西亚一方水土的历史和民俗咏唱夜歌。

读他的15首《吉卜赛谣曲》，就能深感这位西班牙当代最杰出的诗人于1927年圣诞节在塞维利亚用民歌谣波动在场听众心弦的情景。他因而被誉为“安达卢西亚的夜莺”。在献给女性挚友玛丽亚·露意丝的诗中，他还把自己比喻为一只秋蝉：

噢！临终之时，你感到苍穹的沉向，可你却还是唱着歌儿离去了，幻变成乐音和上天的光焰。

洛尔伽的蝉鸣回响在吉卜赛色彩浓郁的《歌集》《诗篇》和三部曲《血姻缘》(1933年)、《叶尔玛》(1934年)、《贝尔纳达之家》(1936年)里，飘逸在伊比利亚半岛的古城格拉纳达、塞维利亚和科尔多瓦，重现出西班牙继承的希腊“阿卡迪亚”

风景和寄希望于来世的悲情。他跟《西班牙花园之夜》的作者法亚一起组织吉卜赛抒情民歌比赛的音乐活动“节日”，创立“巴拉卡”大学生剧社，在偏僻小城市巡演卡尔德龙的名剧《人生如梦》，维加、塞万提斯的古典剧作。他自己写的爱国题材剧本《玛丽亚娜·皮内达》描述一位西班牙女子为挽救反抗压迫的起义者牺牲自己，表达对人民大众苦难的深切同情。

洛尔伽1929年远渡重洋，应邀到纽约发表演讲，写了一本包括《惠特曼颂》在内的《诗人在纽约》诗集，揭露美国社会的异化、非正义和种族歧视黑暗面。1933年至1934年，他在南美漫游，会见博尔赫斯，然后返回西班牙。1936年2月，左翼“人民阵线”在普选中获胜，3月宣布右翼长枪党为非法。7月中旬，右翼势力暴动，西班牙内战全面爆发。在紧张形势下，路易·布努埃尔等友人劝洛尔伽待在共和派掌权的马德里，但他习惯每年夏天回故乡，于7月14日晚乘火车归返格拉纳达。没几天，暴动的右翼阵营占领格拉纳达。有人劝洛尔伽躲进山里，但他腿有残疾不能成行。为了避开长枪党的搜捕，他躲到友人罗萨勒家中，得到长枪党人的真诚保护。8月16日黎明，洛尔伽的内兄、原格拉纳达市长等29位共和派遭处决，他本人也在午后被抓获，于两天后遇害。

据说，行刑前照一般西班牙的习俗，刽子手给他喝一杯浓咖啡。洛尔伽自己已对死亡漠然视之，或者说视死如归，正像他生前曾对人说过：“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我就像是躲于草丛里的萤火虫，等待被踩死在行者沉重的铁蹄下”。洛尔伽的死讯迟迟于三周之后才传到共和派控制区。国际笔会主席维克斯向格拉纳达军事当局询问洛尔伽的下落，得到的答复是对诗人命运不得而知。

随着岁月流逝，洛尔伽受难的历程渐渐显露。人们遂得知，诗人在遇害前正潜心研究中世纪修道士贡萨罗·德·贝赫奇奥，构思一部可与诗人弥尔顿杰作《失乐园》比拟的史诗《亚当》。不幸，一小撮长枪党法西斯分子，确切说是臭名昭著的“黑骑兵队”突然来袭，给他戴上手铐，与其他人一同拉到维兹纳尔的阿勒法卡尔山脚下枪毙。洛尔伽是在摩尔人所称的“泪泉”边背后被

倒下的。刽子手们将他的遗体扔进填满被处决者的乱尸坑中，撒上石灰掩埋。公元14世纪时，一位柏柏尔诗人以乱尸坑旁边的泪泉为题写下一首诗，权作洛尔伽的墓志铭：

难道是泪泉的灾难
让我的两眼凝固？
让我的两眼眶内
泪水喷涌如注。

枪决洛尔伽的命令是由安达卢西叛军首领盖博·德·拉诺直接下达的。此人原属共和派，加入暴乱后率兵占领塞维利亚，大肆鼓动彻底铲除“红色走狗”，矛头直指同苏联有联系的共产党人和一度在巴塞罗那掌权的无政府主义者。佛朗哥分子怀疑洛尔伽家中藏有地下电台，跟“俄国人”秘密联络，指责他是个“赤色分子”，列入处决黑名单。事实上，洛尔伽更像是受左派推崇的作家，但却有宗教色彩的温情，摒弃好友，共产党人阿尔贝蒂的意识形态，将之与《堂·吉珂德之路》的作者阿佐兰一同视为不可取。他确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但并没有具体参与共和派与民族主义保守派的武装冲突，无端遭到残害。鉴于洛尔伽的国际声誉，处死他的人直到1939年3月初死去都心有余悸，拒绝承担枪杀西班牙天才诗人的罪责。面对世界各地抗议杀害洛尔伽的声讨，佛朗哥法西斯分子尽量淡化诗人之死政治色彩。他们搬出当年行刑队成员、刽子手胡安-路易·特雷斯卡什特洛，让他吹嘘道：“我朝那个基佬屁股上放了两枪。”另一刽子手、诗人的远亲则说：“我朝他头上打了两枪。”言下之意，诗人洛尔伽是因为同性恋被昏庸之輩胡乱涂打死的，从摩洛哥赶回西班牙参加内战，血腥镇压共和派的佛朗哥一伙并没有参与这场卑鄙的谋杀。另外，他们还让一个为共和派人士做死后祷告的长枪党年轻神父出面，说洛尔伽曾经加入悲伤圣母会，还在格拉纳达的“圣周”里捧过灵柩台。在面对被处决的困境时，洛尔伽在神父前边望门投止，忍死须臾，惟有追思天主，临终忏悔。

人说洛尔伽是于1936年安达卢西亚仲夏在格拉纳达东边几公里处被枪杀的，迄今70多个春秋过去了，其确切死难地点已难有迹可寻。

洛尔伽传记的作者，爱尔兰血统的作家吉卜森强调洛尔伽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失踪者之一”。几十年中他奔走呼号，竭力要查准洛尔伽的“骷髅地”而无果。1940年，西班牙当局竟然声称，洛尔伽系在战争中中流弹丧命，详情本无从查考。1975年，独裁者佛朗哥去世，而后的萨帕特罗政府迫于舆论压力和洛尔伽一些亲属要找到诗人遗骸的强烈要求，勉强将此事提上日程。2009年秋天，安达卢西亚地方政府开始在阿勒法卡尔山与维兹纳尔间一座农庄附近的橄榄树林中圈出一个200米见方的地段，搭起一个翡翠绿大帐篷，开始挖掘寻找洛尔伽和其他三个受难者的骸骨，几周后毫无所获。或许，挖掘地点选得不准，离确切的乱尸坑有数百米远，亦未可知。或许，佛朗哥法西斯政权担心世人追究他们以处决洛尔伽为象征的反人类罪行，在长达40年的统治期间偷偷将死者的骸骨移到它处掩蔽起来，让惨案真相永世不得浮出水面。格拉纳达“基因鉴定实验室”主任约瑟-安托尼奥·罗朗特几年前曾经负责查验哥伦布的骸骨，现今受命找到《血姻缘》作者的遗骸，将之与死者亲属的DNA对比。但是，发掘者始终找不见任何遗迹，让他心焦如焚，无可奈何。

“恢复历史记忆协会”主席埃米里奥·席尔瓦愤慨道：“这个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挖掘工程不应该让人们忘记，13万西班牙人曾被像灭犬一般处决，扔进了公共墓穴，不让他们的家属认尸，不给他们一个理应有的葬身之地。依据国际公约，他们都属于失踪者，70年过去了，绝不应该让找不到洛尔伽的遗骸来屏蔽这个可怕的现实。”

西班牙的悲剧在于让他们现代最优秀的诗人惨死。洛尔伽于1859年生于安达卢西亚这片神秘的熟土，是浪漫之乡的“吉卜赛诗人”。他的祖母伊莎贝拉阅读安达卢西亚浪漫派诗人佐里拉的《格拉纳达》《熙德的传说》和《萨帕特罗与国王》等描述西班牙历史传统的抒情作品，让长孙加西亚·洛尔伽深得大众民间艺术的感染，产生了对罗姆人、摩尔人、黑人、犹太

触，这也使他的作品经常带上印度教或佛教色彩。而印度教的冥想和佛教的静修方式，也给克拉克式静默提供了基础。

克拉克式静默的第三个思想根源来源于对整个宇宙的认知。伯慈·哈夫斯特(1977)指出，克拉克的小说是采用马赛克方块拼图模式去展现神秘性的。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这种马赛克世界观必定包含着宇宙的无边界性和多可能性。而面对无边界与多可能，静默比喧嚣更加谦虚和有道德。

克拉克与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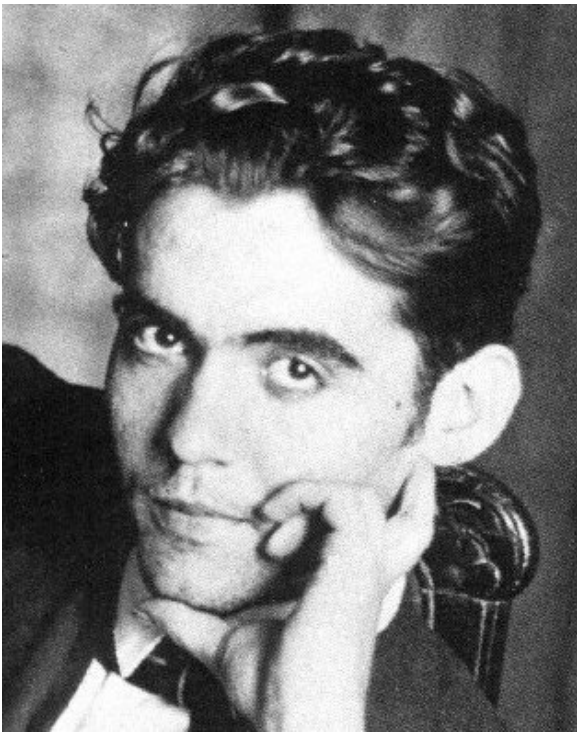
以往人们都完全同意，克拉克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主张东西方缓和。但事实上我认为，克拉克的世界主义是有偏向的。在他的东西方划分内部存在着层次和等级。至少在冷战前期和中期，他特别主张美国、苏联的缓和，对诸如曾经做过英国殖民地的印度等国比较亲善，但对第三世界的中国却明显关注不够。

但到冷战后期，克拉克对中国的关注是逐年递增的。这一点在他的小说部《2001：太空漫游》的几个续集中就突出地展现出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在1968年原始的《2001：太空漫游》中，中国只出现了小小的几句话。大致是在讨论月球上发现隐秘存在的时候，主人公提到这是不是中国人在搞鬼。而到了《2010：第二次漫游》和《2061：第三次漫游》中，中国情节大大增加。还有像“钱学森号太空船”这样的整章的故事标题。虽然小说中的“钱学森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剧建构，故事也落入了中国社会压制科学家工作和给科学发展造成阻碍的俗套之中，但中国的飞船船员不畏艰险所留下的探测结果和在危险时向全世界发出的警告，为后人的继续前进给出了充足的信息。因此，从系列小说里中国形象出现的数量质量的变化上看，作者正在逐渐修正早期对中国的看法。

一旦我们阅读更多辅助材料，就可以发现克拉克对中国所抱的那种友好情怀。他关注中国科技的发展，关注航天和通讯技术在中国的进步。70年代末期到80年代初期，笔者跟克拉克有过多次通信。在通信中他不但给笔者介绍了中国通讯技术人员怎样青睐他所创设的通讯卫星技术的研究成果，还给笔者寄来了他自己通过通讯卫星接收器收到的中国武侠电影电视广播的照片。克拉克其实特别关心中国的航天事业。他曾经在上世纪90年代两次到中国访问。每一次都低调地将自己置于宇航大会的学术范畴之内，集中力量跟同行交流。例如，他曾经热烈地希望见到中国航天事业的泰斗钱学森教授。早在很久以前，他就对钱学森的事迹了如指掌。在他的小说序言中还给钱学森的学术水平很高的赞扬。由于无法跟年迈且身体不便的钱老见面，克拉克在京期间曾经托人向钱老赠书。而钱学森也派自己秘书给克拉克回赠了作品。

近年来，随着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增强，一些国外学者也开始关心克拉克小说中“中国形象”的研究。例如，在去年日本科幻大会上，一位日本著名的科幻研究者就曾经对我说，如果深入思考《2001：太空漫游》的整个故事，思考那种外星文明对地球上人类的影响力之后再来看看那句对中国人搞鬼的怀疑，你就不得不佩服克拉克把中国抬到了多高的地位。

这位学者提出的这个独特的文本解读方式令我耳目一新。至少，在众多的克拉克小说文本之中，在一个个令人熟悉的克拉克式静默之下，还有更多思想的真相等待着我们这些后来人的探索和揭示。克拉克的去世不会使静谧的太空漫游终结，恰恰相反，在他的作品的内部和外部，人类思想的漫游将永无止境。



加西亚·洛尔伽

人等被压迫、被剥削群体的怜悯，以及诗歌创作上的吉卜赛情结和死亡主题的萦绕。他的处女作是散文集《印象与风景》。1928年7月的一天早晨，他看到报纸上一则社会新闻报道，叙述发生在安达卢西亚的一出人间悲剧：一位新娘从婚礼现场逃离，跟自己的情人私奔。两人在路途上遇到新郎的兄弟，一同被后者杀死。洛尔伽从中看到安达卢西亚比世界任何地方更加是传统悲剧的渊藪，借之以戏剧节奏来表达现代人的焦虑，花了4年工夫写出剧本《血姻缘》。这出充满安达卢西亚乡土文学气息的诗歌，是吉卜赛风格的悲歌，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实为一场“急骤的雨雨”，似乎也预示了作者自己注定杜鹃泣血的厄运。

洛尔伽最终在茫茫的安达卢西亚饮弹而亡，虽然没有坟茔，但能听到“泪泉”旁风吹橄榄树发出的絮语。法国女作家玛格丽特·尤瑟纳尔1960年对“泪泉”拜谒，叹道：“对一个诗人来说，不能想象会有更美的归宿地了！”听此言，笔者想到中国戏剧经典《西厢记》里那句道白：“不信啊，去那绿杨影里听杜宇，一声声道不如归去。”